



世界歷史叢書

# 新加坡通俗史

[英] 哈·弗·皮爾遜著

商務印書館

( 世界歷史叢書 )

# 新加坡通俗史

---

[英] 哈·弗·皮爾遜著

福建師範大學外語系翻譯小組譯

商務印書館

H.F. Pearson  
**SINGAPORE A POPULAR HISTORY**  
**1819-1960**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Ltd., Singapore, 1961

根據新加坡東方大學出版社1961年版譯出

**新加坡通俗史**

〔英〕哈·弗·皮爾遜著  
福建師範大學外語系翻譯小組譯

---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五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

1979年3月港一版

## 前 言

神话般的古城僧加补罗 (Singapura) , 地处战略要冲, 控制着印度洋与中国海之间的航路。十四世纪末惨遭浩劫, 夷为废墟。于是丛林再度蔓生, 断垣残壁覆没在荆棘丛中。过了四百多年之后, 这个岛变成了柔佛天孟公辖下一块无足轻重的领地; 天孟公依次地向柔佛、廖内和林加的苏丹效忠。十九世纪初叶, 出现过一个混乱时期, 当时荷兰人占领了廖内, 压服了苏丹 (意图十分明确, 就是要把英国人排挤于东印度群岛之外), 而天孟公则把得势的苏丹视为篡夺王位的大逆不法之徒。就在这时, 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代表着英国东印度公司, 介入这场混乱不堪的斗争中去。他下定决心, 要在马六甲海峡东面建立一个新的英国海港。

本书从莱佛尔斯与天孟公在该岛南岸会见, 讨论建立殖民地这个爆炸性的关键时刻写起, 因

为自此而后，这个殖民地便成为新加坡邦了。本书中描述新加坡的成长情况时，不是详细探寻其他各国政府曾如何在其发展上起过作用（尽管这方面具有极大的意义），而是表现生息于斯，工作于斯的人民；因为正是人民的努力，才使新加坡变成一个国际的大城市和大港口。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哈·弗·皮尔逊,英国人,先后写过《早期新加坡故事》、《新加坡早期人物志》、《新加坡史》等书。

《新加坡通俗史》是作者继《新加坡史》之后的一部著作,出版于1961年。本书跟《新加坡史》不同之处是,不涉及古代史,而是集中叙述了1819年以后的新加坡近代现代史,侧重于社会政治情况和经济贸易方面。

本书根据新加坡东方大学出版社的版本译出

一九七四年四月

# 目 录

前 言	.....	( 1 )
第一章 在两个世界之间	.....	( 1 )
(一) 1819年		
(二) 1819—1823年		
(三) 1823—1834年		
第二章 言重如约	.....	( 45 )
(一) 1834—1857年		
(二) 1857—1867年		
第三章 为生计奔忙角逐	.....	( 80 )
(一) 1867—1875年		
(二) 1875—1895年		
第四章 以东方为出发点	.....	(110)
(一) 1895—1914年		
(二) 1914—1921年		
第五章 果熟蒂落	.....	(138)
(一) 1921—1942年		

## 第一章 在两个世界之间

“……在两个世界之间坚定航行。”

### (一) 1819年

1819年1月29日（星期五）上午，今日的新加坡一木一石都还不存在。那天将近中午，两个与这个现代城市开创史有关的人物——天孟公<sup>①</sup>阿卜杜尔·拉赫曼和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第一次在这个岛南岸椰子树丛的阴影下会见了。

靠近椰树丛便是天孟公的住宅。这所住宅是按马来方式、离开地面盖在棕榈树干做成的柱子上，竹屋架用杂木遮盖，屋顶用棕榈叶做成，它比位于这所住宅与新加坡河之间的马来人村落的民房要大些。

---

<sup>①</sup> 天孟公（Temenggong）是马来半岛王国的旧官制名，主管军事和司法。——译者



2 这个村落里大概有三十到五十座民房。其中有属于天孟公的哥哥阿朋·柔佛的，有属于天孟公的最可靠的随从之一因支·大立的，还有属于因支·沙力的，他便是那个在河岸上会见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并带领他到与天孟公会见的地方的人。这些人，除了从事他们认为是好汉的职业——海盗行为之外，主要靠捕鱼和采摘原始森林的野果为生。

这种懒散而漫长的岛上生活都以新加坡河为中心。河流的形状象一条愤怒的眼镜蛇；它发源于某些内陆的群山中，缓慢地蜿蜒于密林之间，就在这马来人村落上方，伸展为一个宽广的、潮汐涨落的港湾，活象眼镜蛇膨涨起来的颈囊。村落这边的河岸是硬地，高出水面几呎，但河的彼岸却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覆盖着杂乱横生的桫欏树，并被一条跟着潮汐涨落的小河所切断。这个港湾的唯一居民是“海滨人”<sup>①</sup>，一个毕生都住在无覆盖物的小木舟上，过着简朴、漂泊的海上生活的民族。

---

① “海滨人”(Orang Laut)是最早移居马来亚的南方人种的后裔。——译者

向海一隅，这个港湾急收猛缩，形成眼镜蛇头的形状，而那些阻塞着狭隘小路的嶙岩却象这条蛇的牙齿。港湾外面，停泊着七艘英国的远征舰，正等待着莱佛尔斯访问天孟公的结果。

乍一看来，这好象就是这个岛和它的居住者<sup>3</sup>的全部情景了。但是溯河而上，在看不见的港湾内地，中国的种植者正以他们一贯的精力工作着，披荆斩棘，在山边砍伐一小片一小片丛林，种上甘密。其中有一位种植者定居于武桔实利己，即后来的爱美丽山的西边。在河的另一边，最少还有三位中国人：在一座起初叫做斯坦弗德山、现在叫巴尔士禧山的西面的有陈源夏，在山的西南面的有陈阿鲁，在山的东南面的有王端。大约一共有二十来个种植园；不住在种植园里的中国人则沿河岸，在天孟公村落后面、盖了房舍。他们接受他们的“华人甲必丹”<sup>①</sup>的管辖，而这个“华人甲必丹”则向天孟公负责。这些中国

---

<sup>①</sup> “甲必丹”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策略的产物，是他们用来控制殖民地人民的工具。“甲必丹”制度首先由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马六甲推行，后来荷、英殖民主义者也沿袭这个制度。“华人甲必丹”亦称“侨长”。——译者

人只想有朝一日他们可以腰缠西班牙银元返回中国；他们一年一度的愉快日子，是看到了中国帆船乘着东北季候风从中国南来收购他们的甘密，并给他们带来了大米和衣着等供应品。

马来人、中国人和“海滨人”——共约三、四百人——聚居在新加坡河西岸。这条河给他们以进行小量贸易的方便，但也给这个岛带来了坏名誉。用阿卜杜拉·门西的话来说：“在这时期里没有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就连神仙鬼怪也害怕，因为这是海盗们用来夜宿的地点；在他们成功地袭击船只或小木舟以后，便在这里分赃。他们也在这里杀害被掳掠的人，而当分赃不均，发生争吵时，则在这里互相搏斗和撕杀。”

当莱佛尔斯在这里上岸的时候，不管是人是神还是鬼，他看来都表现出一种毫无畏惧的心情；他的远征队的军官们和他的船只的船长及水手们，也都表现出毫无畏惧之色。如果说他们有时确也面带疑色，眺望海面，这并不是由于担心海盗，而是由于得到情报，说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荷兰舰队可能随时出现，向他们<sup>①</sup>在这一水域的航

① 英国人。——译者

行权利挑战：因为荷兰人认为东印度是他们的囊中物，关于这一点他们已清楚地表明了。

\*                     \*                     \*

天孟公·阿卜杜尔·拉赫曼不但占有了整个新加坡岛，而且也占有了柔佛地区，一直向马来亚内陆北部伸延。他的称号“天孟公”意味着他同时也是柔佛、廖内和林牙岛的苏丹的世袭重臣。在老苏丹·马茂德的统治下，这是一个有权威的职位，但1812年马茂德一死，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就分裂了。布吉斯族一些搞阴谋诡计的人把马茂德那个软弱无能、本身也不想干的次子拥上了王位。天孟公却喜欢他的长子侯赛因，即东古·隆继承王位。在一次想要清除篡位者的尝试失败后，他便退居到半岛上，与苏丹辖下的领地隔绝了。

仅仅在莱佛尔斯访问新加坡的前几个星期，荷兰人为了防止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获得个立足地，便进入这个地区。现在荷兰人已控制着苏丹和他的布吉斯族友邻了。每天，天孟公都预料会看到荷兰人渡过这个狭隘的海峡，向他的海岛进犯。但与预期相反，来的却是英国人。当天孟公

带领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走上他住宅的走廊时，他一定会想：这是个多么耐人寻味的情景啊。

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在光荣的东印度公司东方部门中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他是一个和他的时代不相协调的总督。他想得更多的是他统治下的人民，而不是他替老板挣得的利润。他于1781年出生海上，经历了一个深受穷苦与失学所折磨的童年。十四岁那年，他到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办事处<sup>①</sup>当一名低级的小职员。由于他的非凡的天赋，并且能长期刻苦学习，他在公司的职位得到很快的提升；不到十年，他就被派担任槟榔屿助理秘书这个东方职务。他开始进行学习，这不但对他自己的生活具有影响，并且也影响到其他千百万人的生活。他学习马来话，——当时在公司里工作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一个懂得。他熟悉马来人及其风俗习惯和国家情况，使他产生了一种同情的了解，也从而导致他的败落。他进行了1811年远征爪哇岛的准备工作，使

---

① 即印度大厦。——译者

英国人在这一役中从荷兰人手里夺得爪哇岛，所以接着他被任命为该岛的副总督。但是，他想要改善多年来在荷兰人压迫下爪哇民众的苦境而制订的行政改良计划，影响如此之远，给东印度公司造成的经济负担又是如此之大，以致被免了职。虽然他在公司服务卓有成绩而被册封为爵士，但他却被调派到一个较低的职位，担任明古连<sup>①</sup>的副总督。明古连是位于苏门答腊西岸的一个贫瘠、瘴疠盛行的小贸易站。

恰好在明古连那边，他看到了荷兰人在拿破仑被击败后回到东方来，对英国人封锁了东印度群岛，炮击英国商船，阻止亚洲人的商船开进东印度公司各港口。更严重的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受到荷兰人的威胁。他们已经控制着巽他海峡；另一条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路，一旦马六甲<sup>7</sup>移交给他们，也将被他们控制了。这种看法得到英国驻马六甲的辅政司威廉·法夸尔少校的支持，他们两人同意一个解决办法：英国必须在东印度群岛中开辟一个新的港口，必要时可使用武力。

---

<sup>①</sup> 明古连 (Bencoolen)，现改称明古鲁 (Benkulu)，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南岸的一个城市。——译者

正是莱佛尔斯这个主要人物，获得驻孟加拉大总督的批准，出发去探寻并占领一个适宜的港口，而法夸尔少校则在把马六甲移交给荷兰人以后，也跟他一起去。现在他们俩一起离开那七株椰子树的阴影，跟着天孟公，向走廊的石阶拾级而上。

天孟公就在走廊上款待他的客人。当他看出莱佛尔斯心里有话要说，他便带领莱佛尔斯走进屋内，避开聚集在下面空地上的马来村民和海滨人，不让他们听见。

法夸尔离开他们<sup>①</sup>，背着河及村落往前走，他发现沿着沙滩有一片宽坦的平原，矮树丛和茅草到处丛生，它的尽头有一条从山上流出来的淡水溪，注入港湾。再往前去是一片茂密的丛林，所以法夸尔只好往回走，路上碰到了丹尼尔·罗斯队长，他是公司最闻名的水文家之一，而且是远征队的队长。罗斯对这港口做了一次走马看花的观察。这两个苏格兰人把所得的资料加在一起，坚定了他们的初步印象：这里是一个理想的

---

① 指天孟公与莱佛尔斯。——译者

港口，港湾的对面有供船舶停靠的好入口，有安全稳固的泊碇处，有充足的淡水、木材和压舱货的供应；在河流的盆洼处可做较小船只的避风港，还有一片宽坦的平原可以建立一个城镇。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朝港湾的南面望去，他们可以看到五哩外环抱新加坡海峡两侧的一些海岛——谁占领了新加坡，谁就控制这个海峡和印度与中国人之间的贸易通路。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前景。当莱佛尔斯从天孟公的住宅出来时，他听到了这一切。他微笑着，告诉法夸尔说：天孟公坚持必须把被遗弃的苏丹继承者——东古·隆从廖内请来，任何协定都必须由他批准；但在东古·隆尚未到达之前，英国人可以开始派军队登陆。

那天下午4点钟，莱佛尔斯回到舰上，法夸尔开始派一小队象征性的军队登陆。黄昏时分，孟加拉土著步兵第二十团的“西帕依”<sup>①</sup>已在平原上搭起帐篷来了。

那一天，拂晓时还是与岛上其他日子别无二

---

<sup>①</sup> 西帕依 (Sepoy) 是十八世纪以后法、英、葡等国殖民者在印度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作为他们的殖民工具。——译者



致，现在结束了。这个海岛及其人民，长期沉睡在神话般的史前期里，瞻仰过骁勇的君王和傲慢的帝国，如今在几小时之内，一下子就转入了十九世纪。这个岛永远不会再倒退到过去的矇昧状态之中了；可以肯定，如果英国人不占据它，荷兰人就会立即攫为己有。

海岛的心脏是这条河，如今，在那一天夜幕降临之际，暗地里奔流着，“西帕依”的营火在河面上闪耀着奇异的映光。

\*                     \*                     \*

第二天清早，“海滨人”巴丁·沙比乘小木船偷偷地离开，和他一起去的有阿朋·柔佛及因支·旺·阿卜杜拉，捎信给东古·隆，催促他火速前来新加坡。

1月30日那个星期六上午的晚些时候，当部队在登陆，把行装运上岸的时候，莱佛尔斯和天孟公签订了一个正式的协定：天孟公每年将得到叁仟银元“做为英国公司取得土地盖商馆<sup>①</sup>的报酬”。天孟公再一次坚持：只有东古·隆王子才有权

---

<sup>①</sup> 商馆 (factory) 原意为“工厂”，这里是指欧洲商人在殖民地建立的商民居留地。——译者